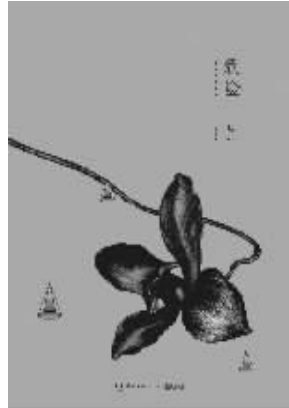


姜燕在卢庆丰住的宾馆开房仔细观察 ⑥

悬疑小说



陈幻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多年前一个意外,令他们纠缠至深,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,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,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,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就是危险,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,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、暗恋、心灵的控制与解脱、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,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,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[上期回顾]

卢庆丰不守约定,再次现身,让姜燕崩溃不已,甚至想到使用收藏多年的氰化钾。

1. 张铭也不知道自己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好,万物都为他的恋爱开了道。周末拍卖会分手过后,姜燕到了晚上才魂不守舍地回家,手机还他了。他要保证他童话里的搭档随时可以找到他,其他人爱干吗干吗,哪怕也去找个情人。姜燕真找情人去了?

想到这儿,张铭笑了出来。旁边的许璟楠莫名看着他。

“明天的生日我建议去唱歌,我去订个大包间,给你过个热闹的二十六岁生日。”“好。”“我已经托人在打听房子了。我们先租一个,好不好?慢慢来。”

走到酒店停车区域时,从酒店里出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。“想起个特别逗的事……”女人走远后,他低声跟许璟楠说,“我太太曾经打过我一巴掌。”

许璟楠惊讶地问:“为什么?”“她不是从来都不跟我接吻嘛,几年前有次我跟她开玩笑,说有些小姐为了工作和生活分开,也不跟客人接吻。她就给了我一耳光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太没幽默感了?”“我也会。”许璟楠的手迅速从张铭的手中抽出。张铭费解地看着她脸上忽然发生的变化。

许璟楠突然问:“为什么要这么说姜燕?”“你怎么知道她名字?”张铭紧张地看着她,“她找过你?”“你爱你老婆吗?”“问这个干什么?”“不能问?”“你能问这个问题我都会伤心。”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,你不爱她?我不能知道吗?”“我是疯了?把我爱的人扔家里出来找你?非要证明我有病你才高兴是吗?”

许璟楠觉得自己是疯了。她希望听到什么?她居然真的希望他承

认是爱姜燕的。张铭不可思议地看着她,身体气得发抖。“你可太有意思了!哪儿来那么多爱不爱的?你对无聊问题感兴趣,你不如问问我爱不爱你!”这个冷酷的声音要在静谧的秋天街头炸开了。

远处一辆跑车呼啸着朝这边开来,许璟楠突然转身,冲向那辆车。张铭吓得惊叫一声,反应极快地追上她,从后面一把紧紧抓住了她。

在司机劈头盖脸的脏话里,许璟楠一直看着张铭。张铭松开她之后,就瘫坐在马路牙子上。人群散去,许璟楠走到张铭边上,“再也不会这样了,我保证是最后一次,你不要生气。”她从侧面抱住了张铭,小心翼翼地跟他道歉。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,张铭最终把她圈进手臂,声音沉闷:“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。”

2. 藤原宾馆的前台是个中年妇女,操着一口老北京腔调跟姜燕闲扯。姜燕有点儿恍惚,拉了拉口罩,扶了扶墨镜,确保没人看见她的样子。一个礼拜快得惊人,明天的这个时候就见分晓了。头几天,她还没头苍蝇一样,在卢庆丰住的这家藤原宾馆外面“蹲点”。几天下来最大的收获,就是掌握了卢庆丰的活动规律。第四天晚上,她一度临近崩溃,觉得自己根本没能力完成这件事。对于她这样一个家庭妇女,真能想出什么完美的杀人计划?随着对目标的熟悉,对罪恶感的适应,她开始多了点儿信心,胆子也大了。

“你也不要抱太大指望,”中年女人再次说话,“我们那个设备很老了,不一定能帮上你,钱多吗?”“钱不多,主要是里面还有一张珍贵照片,丢了可惜。”姜燕平静地解释。

第五天,等卢庆丰进了地铁站,她走进了藤原宾馆,开了间房。之所以这么冒险,就是为了确定该宾馆哪里装有监控设备。于是就产生了这个大胆的想法,她也到宾馆里开间房。和卢庆丰联系一直是一个新买的手机号,这件事一结束她就会把那张卡扔了。开房需要身份证,为此她去买了张假身份证。

保安终于和一个胖男人同时从电梯口下来了。“是你丢了钱包?”胖男人不快地看看姜燕。姜燕点头。“这可不是我们宾馆的责任。”胖男人警惕地打量她。“如果哪个住户丢点东西都赖我们头上,我们还不破产了?”“我不是让你们赔偿,”姜燕明显底气不足,“钱包里有张珍贵照片,就想你们帮忙看一下监控录像。如果这样违反你们的规定,我另外付钱给你们,你们不用负任何责任。”经理盯着姜燕看了片刻。“我们看过录像了,没有!不是在宾馆里丢的。”转身走了。姜燕深吸一口气,不敢再追上去理论,否则所有人都会牢牢记住她。

姜燕朝门外走去。到门口有个人碰了碰她的手臂,她吓得惊叫出声。是刚才那个保安,“不是我们经理不给你看,怕被罚啊!我们宾馆的摄像头坏一个多月了,一直没修,啥玩意儿都看不见了。”“坏了?”姜燕听了这番话,也不知是喜是忧。也许老天知道她的深意,明天就可揭晓。

3. 回家时,姜燕专心致志准备早饭。听见动静,她抬头看了眼张铭,继续忙活,把两只咖啡杯找了出来,放到早餐台上。

“今天也要出去?”张铭晃进厨房。“嗯。”姜燕迷糊地回答,完全没

注意到张铭一夜没睡。“干吗去?”姜燕这才看了看他,目光躲闪。“那天拍卖会之后,你天天不着家,忙什么呢?”

他一问完,姜燕手里一个盘子和里面的面包黄油全都掉到了地上,慌手慌脚去清理。张铭审视着她——竟然这么慌,难道他真的没有猜错?真的有了一个情人?

“说实话吗?”张铭走到她旁边。“什么实话?”姜燕口气突然急躁,“我是去买东西。布置新家不就是这样?说了你也不懂。”“我怎么没觉着少东西?有谁催你了?”张铭尖刻地问道。

谁催自己了?姜燕愕然地看着他。当然有人催。今天中午十二点,她必须出现在那家宾馆的206房间,彻底结束那件她准备了一个礼拜、甚至更长时间的罪。

“你长过去见谁?你是报复我吗?你这样真能高兴?”姜燕这才终于明白张铭的意思,突然哈哈大笑起来,“对你来说,世界上只有这一件事吧。”

他的脚步声在楼上消失,姜燕在打鸡蛋,打得一脸眼泪。有什么可哭的?这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?不就是自己做了这件完全不能跟他说的事情?明明是自己害怕将来有最坏情况出现,不希望他受到牵连,才坚持不告诉他,怎么能怪他?也许多年以后,她会把他今天做的一切告诉他,但绝不是今天。

氰化钾就放在手提袋的侧包里,包里同时还放有一次性手套,两瓶红酒。一个举目无亲的中老年男子在异乡服毒自杀,这是多常见的新闻,不会有人怀疑到她头上,警察也不会有太多兴趣。

晁信义到王家磕头答谢安葬亲人之恩 ⑦

传奇故事



黄晓阳 冷海 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[内容简介]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,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,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,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,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,联手御敌,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,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,两个民族品牌,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晁信义准备带着情投意合的姑娘花红蓝回家见父母,却得知家族遭遇灭顶之灾,他发誓要重建晁家。

晁信义一个人先回京城。

常风要将宜昌的原料运回,好几大车的原料,路上花费的时间可不短。花红蓝怀了身孕,不能跟着晁信义骑马赶路,所以,晁信义把花红蓝托给了常风照顾。

晁信义路过河北沧州的时候,顺路去看了一下姑姑晁灵珊。姑侄相见,抱头痛哭。晁灵珊说,她当晚逃出后,原想先逃到婆家躲一躲,看看寄养在婆家的女儿,要点盘缠,再到宜昌找信义。不想,她的婆家恰好在洋兵进京的路上,遭到洋兵的洗劫,部分人被洋兵杀死,还有些人不知去向。晁灵珊无路可走,才想到常风。

晁信义见姑姑的身体还没完全复原,让她在常风家再静养几天,待他回家安顿好就来接她。临行前,晁灵珊拿过自己的包袱,交到晁信义的手上,说:“信义,这是晁家的希望,是晁家人用几十条命换来的,你要好好保管,这东西比你的命重要。”

晁信义郑重地说:“我知道。”

赶到京城已经是正午时分,晁信义顾不得歇息,也顾不得吃喝,匆忙进城,直接往昌延里赶去。尽管他早有心理准备,可看到自家老宅时,还是悲从中来。晁家的前院和店铺,差不多完全毁了,只剩下一些残砖断瓦。就连院子里的那些数十年的大树,也只剩下截断的黑炭,原本不能燃烧的照壁等,也都变得五颜六色,有的地方焦黑,有的地方剩下过火的黄。看着眼前的情景,晁信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,双膝一弯跪了下去,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流。晁信义匍在地上,磕一个头,哭一回,

再磕一个头,又哭一回。

“爹、娘、二叔、二婶、三叔、三婶、四叔、四婶,哥哥弟弟们,晁家的列祖列宗,我,晁信义,向你们发誓,我如果不把京西胭脂铺建起来,我就不配姓晁。”

王记胭脂坊。

老掌柜王兴业仰首看着供桌上祖宗的灵位,站了那么片刻,又走向旁边,取过香,双手捧着就上了火点燃。香前端冒出火,王兴业轻轻摆了摆手,让香上的明火灭掉,将香插在香炉中,头也随即磕了下去。这个头磕得时间有点长,因为王兴业说了一大通活。

“祖爷爷、爷爷、爹,有些话我忍了好长时间,今天决定对你们说一。我们王家,和晁家斗了一百多年,一百多年没有分出胜负。我原本以为,我这一辈子是没法斗赢晁家,对不起列祖列宗了。没想到,八国联军来了,洋兵血洗了晁家,大小几十口啊,一个不剩,京西胭脂铺完了。晁家一灭,往后胭脂行业就是我们王家一家独大了。按说,我应该高兴。可不知为什么,这些天我心里一直难受。祖爷爷、爷爷、爹,洋人灭的不是晁家,而是所有的中国人啊!这笔血海深仇不是晁家的,而是所有中国人的啊!”

王家栋出现在王兴业身后,静静地站了一会儿,见父亲口中念念有词,似乎没完没了,不得不下身来,在父亲身边说:“爹,信义来了。”王兴业站起来,以一种疑惑的目光望着儿子,问:“你刚才说什么?信义来了?哪个信义?”“子霖伯的老二晁信义。”王兴业长舒了一口气:“上天总算给晁家留了条根……快,

快请。”

大门前,晁信义跪着。王家栋快步走过去,一把将晁信义拉起,说:“信义,你这是干吗?快请起。家父在客堂,请你进去。”晁信义站起,随王家栋跨进门。王家栋是走在前面的,走了几步,感觉后面没有脚步声,转头向后看,恰好见晁信义跪下去,对着王家正堂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王家栋向后走了几步,来到晁信义面前,原想拉住晁信义,不想晁信义并没有起身,跪着向前行了一步,又一次磕头。

王家的人见状,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,站在那里看。

王兴业原在客堂里等晁信义,听到声音,便踱到门口,看到晁信义一步一叩,连忙跨出来拉住晁信义,说:“贤侄,使不得啊!”晁信义站起来,待王兴业的王松开,他又跪了下去,对王兴业一连磕了三个头:“叔,您领头帮我晁家几十口人安排后事,使得我晁家冤魂入土为安。大恩大德,无以为报,请受我一拜。”

王兴业连忙伸手去扶晁信义,口中说:“惭愧,惭愧。晁家遭此惨祸,老朽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。”

进入正堂之后,晁信义又要给王兴业磕头,被王兴业一把拉住,将他按坐在紫檀椅上。晁信义说,“家门不幸,遭此大难,幸得兴业叔等四邻义薄云天,替我晁家一门几十口收尸入殓。凡是帮过我晁家的人,我均要登门表达感谢之情。我听说,叔为了安葬我晁家老小,花了不少钱。现在,我是倾家荡产,暂时无法支付这笔费用,还望兴业叔理解。日后,我定当数倍奉还。”

王兴业摆了摆手说:“贤侄不必

挂怀。重要的,恐怕还是尽快恢复京西胭脂铺的生产。有关这一点,贤侄有什么打算?”晁信义摆了摆手,说:“我也想过重振家业。可是,叔你大概还不了解,这场劫难把晁家的百年基业全毁了。我如今是要钱没钱,要人没人啊!”王兴业说:“贤侄不要气馁。当初,你们晁家和我们王家,不一样是白手起家?既然晁氏祖先可以凭一双手创下这偌大的家业,贤侄又为何不能?要说费用,但凡我老朽能帮上的,贤侄只管开口。”“就算叔出手相帮,也是杯水车薪啊!”晁信义说。

“贤侄何出此言?”“叔,您是不知啊!官里要的货,我们给不出了。老佛爷和皇上的銮驾不日就会还朝,那时,京西胭脂铺若是拿不出货,赔一大笔款不说,搞不好还会有牢狱之灾。”晁信义走后,王家栋迫不及待地问父亲:“爹,您变了。”

王兴业说:“人生在世,落井下石易,雪中送炭难。晁家和我们王家斗了一百多年,现如今,晁家遭此大劫,若想再超过我们王家,绝非易事。这种时候,我们帮人家一把,谁不说我们王家义字当先?信义的几个哥哥,我是认真观察过的,难以成事。信义常年不在家,我看得少。今天,他一进门,从照壁那里一路磕头,我就看出来,这是一个不会轻易服输的角色。”

“时也势也。”王家栋说,“他不服输又能怎样?”

王兴业向大门口望了一眼,说:“听说皇上要还朝了,你要早点准备,如果京西胭脂铺退出官中市场,我们绝对不能输了这个市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王家栋说。